

【原乡切片】

味道独特的“无棣虾酱”

□张永军

我的故乡无棣，枕着渤海湾的臂弯，呼吸间能品出大海的味道。这种感觉，于我，是刻在骨子里的印记，更是小小一坛虾酱里弥漫出的“舌尖上的乡愁”。

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，那年秋天，我负笈南下，到几百里外求学。行囊里，母亲执意塞入两罐家里自制的虾酱，用油纸封得严严实实，嘱咐我想家时就着饭吃。那时年轻，只觉得这吃食土气，颇有些不愿。果然，到校第一晚，同寝室的七位兄弟正天南海北聊得热络，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一罐，准备就着馒头当夜宵。刹那，一股极其霸道、混合着海洋的腥鲜与时间发酵后的醇厚气息，如同挣脱了牢笼的精灵，充盈了寝室的每一个角落。

“什么味儿？”上铺的兄弟猛地坐起，用力嗅着空气，眉头拧成了疙瘩。另一位室友掩着鼻子笑道：“老四，你是不是带了什么‘生化武器’？”一时间，寝室里笑声四起。我面红耳赤，慌忙将罐子盖紧塞进行李箱的最深处。那晚，那罐虾酱仿佛成了我与兄弟们之间一道无形的、带着气味的隔挡。后来想想，虾酱特殊的气味，还真是这些兄弟一下难以接受的，怨不得他们。

日子久了，寝室的兄弟们越来越熟，也越来越“放肆”。一个冬夜，窗外北风呼啸，我们饥肠辘辘地从图书馆回来，早已过了饭点，我们从值班室大爷那里“讨”得几个馒头和小半盆米饭。不知是谁提议：“老四，你那宝贝拿出来尝尝吧，我们得和你‘臭味相投’。”我将信将疑，再次打开那罐被“封印”数月的虾酱。这一次，气息似乎温和了许多，腥味之下，一股浓郁的咸香愈发凸显。我用勺子剜出些许，酱体已呈细腻的膏状，色泽暗红，油亮亮的。就着还有余温的白米饭，或是抹在还不算太凉的馒头上，那滋味，竟让兄弟们沉默了。先是小心翼翼地试探，继而眼睛一亮，再然后，便是风卷残云般争抢。那鲜，是直抵喉咙的，霸道的，却后味回甘，让人口舌生津。自那以后，我的两罐虾酱成了我们寝室宵夜的“圣品”，拌饭、抹馒头，甚至有时下清水面条，舀上一勺便是无上的美味。

无棣虾酱的“独特”，恰如我那些起初避之不及的室友后来所领悟的那般，是需要时间和耐心去品读的。它的诞生，本身便是一场关于味道的漫长修行，容不得半点急躁。在无棣，制作虾酱的过程，不叫“做”，不叫“酿”，而叫“捂”——一个字，道尽了其间的含蓄、等待与积累。精选渤海湾特有的脊尾白虾，个头不大，却凝聚了海的精华，极是鲜灵。女人们，就像我的母亲，将新捕的虾细细洗净，沥干水分，按祖传的比例拌上粗粝的海盐，之后一并倒入传承了数代、釉色沉静的陶瓮里。自此，便将一切交给阳光、海风与时光。

往后的每一个清晨，母亲总会握着那根被岁月磨得水润的长木杵，伸入瓮中，沿着一个方向，不疾不徐地搅动上百下。“咕噜——咕噜——”声音沉闷而富有节奏，不像在劳作，倒像是一位母亲在聆听大海沉睡时的呼吸，轻柔地安抚着瓮中正在酝酿的生命。日头一日日地晒着，海风一夜

夜地吹着，瓮中的虾米便在这守候里，渐渐褪去鲜亮的红妆，融合、沉淀，化作一片深沉的紫褐色，汤汁也日益变得醇厚。这期间，最是沾染不得半点油腥和生水，否则心血会毁于一旦。如今想来，整个过程，与其说是制作一份佐餐的咸酱，不如说是一种近乎虔诚的守候，守候着海洋的魂魄在时光的温柔催化下，完成一场归于平淡与醇厚的蜕变。

在无棣，虾酱从来不是席上的主角，却是最离不开的配角。常见的，有春虾酱和秋虾酱之分。春虾酱用开春后的第一茬儿鲜虾制作，虾体肥美，捂出的酱味道清鲜；而秋虾酱则用经过一夏滋养的老虾，味道更为浓郁浓厚，鲜味也愈发醇酊。至于佐餐之法，最质朴的，便是虾酱炖豆腐。切几块老豆腐，舀一大勺虾酱，加点清水，淋几滴土法压榨的豆油，无需任何多余的调料，只需放在小火上慢慢咕嘟。待那咸鲜的滋味丝丝缕缕地渗入豆腐的每一个气孔，出锅时撒上一把翠绿的葱花，豆腐的嫩滑与虾酱的咸鲜在口中交融，能让人吃下三大碗米饭。若是奢侈些，便是鸡蛋蒸虾酱。鸡蛋打散，放入虾酱和少许温水，点上几滴香油，上锅蒸熟。出锅后，那黄澄澄、油汪汪的一碗，用筷子尖挑一点，便能唤醒一整日的食欲。夏日里，将黄瓜、萝卜、大葱洗净，直接蘸着虾酱吃，清爽与咸鲜碰撞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而我母亲最拿手的，是用虾酱和五花肉末一起炒，做成炸酱，那浓稠的酱汁裹着根根面条，其味之醇厚，是其他炸酱都无法比拟的。

就此而言，我常联想到长沙臭豆腐。起初，我对那“臭”名远扬的黑方块亦是避之唯恐不及。后来狠下心来尝了一口，才惊觉其外焦里嫩，蘸料香辣的妙处。那“闻着臭，吃着香”的哲学，与无棣虾酱何其相似！它们都以一种极具侵略性的初始气味，构筑起一道门槛，拒绝了那些缺乏耐心的食客。一旦跨过这道门槛，内里所蕴含的、经由时间与独特工艺点化出的醇厚鲜香，便会给你最丰厚的回报。这独特的味道，是一种身份的宣示，是地域性格的烙印，更是游子心中通往故乡最直接、最生动的桥梁。

大学四年倏忽而过。毕业离别前夕，我们最后一次在宿舍聚餐，下酒菜里，便有我用最后一点虾酱炒的一盘鸡蛋。我们默默吃着，谁也不多说话。当初反应最强烈的五弟，红着眼圈，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四哥，以后别忘了每年给我寄罐虾酱，要是想你们了，我就去吃点儿，就当咱们又在一起了。”

而今，我已回到无棣工作多年，鬓角也染了霜。偶尔在黄昏时分，我会学着母亲当年的样子，启开一坛自家捂的虾酱。当那股熟悉而浓烈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我仿佛又看到了渤海湾苍茫的水色，听到了渔港码头的喧嚣，感受到母亲在夕阳下搅动酱瓮时专注而平和的身影。这哪里只是一勺咸鲜的佐料？这分明是海的魂魄，是泥土的深情，是时光窖藏的味道，更是我——一个五十岁的无棣人，无论行至何处，都无法淡去、名为故乡的印记。五弟要的虾酱，一直寄到现在。那独特的味道里，沉淀着我的童年，我们的青春，和所有沉甸甸的乡愁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

【共享记忆】

□罗新海

我喜欢秋天，更爱那一抹深邃而宁静的秋色。秋色中当数金黄最美，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”昨夜秋雨初霁，今日天色澄明，心中蓦然涌起奔赴天路、尽览秋光的冲动。早饭后，便与二三好友相约，一同驱车前往安丘西南部的群山之中。

不过半小时车程，我们就驶上横贯西南山区的“安丘天路”。这条近年新建的旅游公路，东西绵延130多公里，犹如蜿蜒长龙盘卧山间，串联起群山层峦和诸多村落。车行曲折山路，窗外风景流动：齐鲁桃海、马寨拾光里、小麦裕古村落、辉渠梯田、获鹿山谷、百泉禾墅……远望重峦叠嶂、风机矗立，近看沟谷点染，层林渐黄。夏日的浓绿已悄然褪去，山野仿佛被淡淡金墨轻轻涂抹，天地间尽是温润而绚烂的秋意。

一路赏景，意犹未尽，我们转而登临天路沿线的重要人文景点——城顶山。山上有著名的先贤治学圣地公冶长书院和千年夫妻银杏树。举目仰望，城顶山群峰环抱，云烟缭绕，斑斓秋色中隐约可见山坳中的古朴建筑与参天银杏。

“无限风光在险峰。步行，才能看到最美最好的风景！”我和友人相互鼓励，开始攀爬那段几百米长的陡峭石阶。不多时，便气喘吁吁起来。歇脚时，话题自然转到书院和银杏树的千年往事上。

相传孔子周游列国时，见城顶山清幽宜人，适于治学，便留下高徒兼女婿公冶长在此设立书院。公冶长博通书礼，潜心治学，鲁君多次请他出仕，皆被婉拒，而是不辱师望，教书育人，惠及乡里，被后人广为传颂。一年春日，孔子前来探望女儿、女婿，特意带来两株银杏树苗，亲自选址，公冶长夫妇亲手栽下。两树东雄西雌，根枝相交，并肩而立，历经千年风雨，今已高耸入云，因形似恩爱夫妻，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夫妻树”。

济南秋天的泉水是一年四季中最丰盈、最清澈的。趵突泉公园内，泉水潺潺，如天上的流云，似轻盈的薄雾，像拂过林间的清风。园内菊花绽放，趵突泉公园迎来一年一度的金秋菊花展。

走进趵突泉公园，便看到一丛丛菊花竞相开放，“浅红淡白间深黄，簇簇新妆阵阵香。”团团簇簇的菊花盛开在泉边，摇曳在树下。菊花绽放的姿态多美啊！有的如蟹爪，有的如垂丝，有的如卷发，有的像绣球，有的似星星……千姿百态的菊花在秋光中争奇斗艳。菊花的色彩多丰富啊！有“暗暗淡淡紫，融融冶冶黄”，有深深浅浅绿，浓浓淡淡红，还有如霜似雪的白菊。

泉边石上，金菊绽放。一丛丛金黄的菊花探向泉中，清澈的泉水倒映着菊花的芳姿，朵朵黄花放出灼灼光华。为什么泉边的菊花分外明艳？法国作家巴什拉说：“在东方的花园里，为了让花开得更美、更快、更雍容，对其自身的美更具信心，人们细心呵护，满怀怜爱之情，在最茁壮、最有望开出鲜艳的花朵的那根茎前，摆上两盏灯和一面镜子。于是，花儿可以在夜里临镜自鉴。这样，它就可以不断地欣欣然于自身的光彩了。”清澈的泉水就是大自然最纯净、明亮的镜子，金黄的菊花摇曳在泉边，可以日夜临泉自照，不停欣赏

□徐勤玲

【此心安处】

撷一叶金黄

终于跨过最后一级台阶，我们登上宽阔的平台。首先映入眼帘的，便是那两树灿烂的金黄，树后静立着公冶祠与青云寺。

公冶祠为后人崇念先贤所建。院门轻启，三进三间，飞檐斗拱，整个院落静立于时光深处。庭中鸟语啁啾，长楸望远，静谧幽深，庄肃之气弥漫其间。正殿中央，公冶长塑像巍然伫立，四壁彩绘勾勒其生平事迹。东西耳房内，书画陈列，古香流溢，文气氤氲。碑亭中，明清石碑默然相守，字迹斑驳间，镌刻着公冶祠修建、复建的过往，见证着公冶祠源远流长的历史。

拜谒完公冶祠，听着青云寺悠扬清越的钟声，我们缓步来到银杏树下。两棵古树高达三十多米，枝叶交叠，紧密相连，单株需四人方能合抱，遒劲的枝干上写满沧桑，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久远的故事，等待过往游人倾心聆听。满树金叶在阳光下熠熠闪光，摇曳生姿，犹如漫天金蝶翩跹起舞。树冠如盖，蔽日遮天，投下斑驳离影。微风过处，黄叶簌簌而落，铺地成毯，不禁感叹历经春夏秋三季积淀的生命，在尽情绽放繁盛后，终将归入泥土，悄无声息。

我立于树下，脚踏松软的金毯，捧起片片飘落的金黄，轻嗅着银杏叶微苦的清香，仿佛一瞬间穿越千年，走进一段无尽的梦境，与先贤晤谈，与历史同游。恍惚中，自己也成了画中一景，心绪也变得宁静起来。

迎风立于山巅，俯瞰四野，远山如浪，秋色如潮。满目斑斓在遥远的天际缓缓流淌，这里的万顷梯田、烟火农家，还有庵上石坊、齐长城遗址、摘药山老子庙、管宁书院、召忽墓……诸多人文古迹如明珠散落，镶嵌于天路两侧。

挥别城顶山上那动人的、诗意的金黄，我分明听到了书院里朗朗的读书声，见证了公冶长心素如简、潜心治学的清风傲骨和执着坚守。

我好像读懂了秋天。

自身的美。

漱玉泉边，李清照纪念堂旁，菊花萦绕，清香远溢。这里是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故居，少女时代的李清照经常在漱玉泉边梳妆打扮，吟咏诗文。李清照一生爱菊赏菊，这满目的菊花不禁令人想起她脍炙人口的词章：“东篱把酒黄昏后，有暗香盈袖。莫道不销魂，帘卷西风，人比黄花瘦。”这“黄花”在时光中流转，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！清代的任弘远曾来此地寻访李清照故宅，写下了“秋雨黄花瘦，春流漱玉声”的诗句。想必他到时空正下着细雨，泉边也绽放着菊花吧！李清照也曾吟颂白菊：“细看取、屈平陶令，风韵正相宜。微风起，清芬酝藉，不减酴醾。渐秋阑、雪清玉瘦，向人无限依依。”如今，盛开在漱玉泉边的朵朵白菊，依然是冰清玉洁，气质高雅。

沧园内，菊香阵阵，一簇簇菊花为古朴典雅的园林增添了几多雅韵。沧园内的王雪涛纪念馆里，有画家的一幅《菊花黄时蟹正肥》。画面中有一丛黄菊，一盘蟹，一把酒壶，两个酒盅，表现了人们在秋天富有情趣的生活：食蟹、饮酒、赏菊。若是再用清纯甘冽的泉水泡一壶茶，慢慢品饮，生活岂不是更有情致。

在泉边漫步，在菊花丛中穿行，顿觉神清气爽。泉水濯尘洗心，菊花凌寒傲霜，赏菊听泉，怎不令人飘逸欲仙？